

教育经济与基础教育创新 信息简报

2022年01月第02期（总第59期）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2022年01月30日

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一）

【导言】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教育作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抓手，日渐成为各国、各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为清晰地阐释国际竞争力、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晰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优劣势，寻找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中心开展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专项研究。以期通过多维度比较、多视角分析明确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情况，并结合多国经验与本土现状总结提炼出提升路径与发展建议。自本期开始，中心将陆续推出“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专题稿件。

第一章 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1.1 教育国际竞争力

1.1.1 教育国际竞争力界定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各个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充分，同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教育，作为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内源性的影响因素，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界的 research 热点。

（一）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概念具有发展性与竞争性的内涵逻辑。世界经济论坛（WEF）和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是评价国际竞争力最权威、最成熟的两大机构。WEF 和 IMD 于 1994 年 9 月联合发表了《1994 年国际竞争力报告》，率先提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资产是指固有的（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如基础设施）；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如制造），然后通过国际化（在国际市场测量的结果）产生出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可用下述公式表述为：国际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1996 年，美国《关于产业竞争力的总统委员会报告》中提出“国际竞争力是在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下，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同时又能提高本国人民生活的能力”，这一概念主要是描述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综合能力。由此可见，最初的国际竞争力概念，就蕴含着资产与转化、投入与结

果、过程与能力的维度。

人才因素(人力资本)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WEF 和 IMD 分别制定了国际竞争力的评估指标和体系,便于更加科学、系统地对国际竞争力进行可操作、可比较的评估。1998 年,WEF 进一步公布了国际竞争力的指数,其中包括 195 个指标,其中硬指标 68 个,软指标(通过全球专家问卷调查得到的指标)127 个,指标体系划分为 8 大要素和主要经济指标 9 个部分。8 大要素是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管理、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本这重要的 8 个方面。2000 年,IMD 再度发布《国际竞争力报告》,包括 244 个指标点中硬指标 160 个,软指标 84 个,指标体系划分为 8 大要素,分别是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不少专家分析指出,影响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人相关的非经济文化、教育,尤其是科学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两个指标体系相较而言,WEF 的评价体系中软指标占全部指标的绝对多数,而 IMD 的评价体系中硬统计指标占了绝对多数,这也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理念、价值与逻辑。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国际竞争力最为紧密相关。由于现代职业教育,对提高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最为立竿见影的作用,其产教融合,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而高等教育对于科研成果的转化、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其对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价值。崔艳萍教授认为“高

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是指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等方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需要的满足度，以及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能力。” WEF 指出，“技能”支柱反映劳动力技能的总体水平及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构成全球竞争力的 12 个支柱维度息息相关，“技能”支柱维度是主要衡量人力资本，是支撑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支柱之一。技能与教育相关，共涉及 9 项教育指标，占竞争力权重的 8.3%。在国内外已有的智库报告、社会评估、理论研究多集中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评估的指标体系也相对成熟。

（二）教育国际竞争力

随着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各国都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教育竞争力在一国综合竞争力中所处的地位。教育、人力资源优先发展是美、英、法、德、加拿大等国家经济持续强盛的不竭动力。2006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就指出了教育与国际竞争力的紧密关系。在《强化国际竞争力文部科学省 2006 年度对策方案》中指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是对未来的提前投资，是国际竞争力的源泉。”而以 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更是持续开展了大范围的国际竞争力、教育发展指标等的研究和公开报告。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性越发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提出，教育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利用统

计数据准确判断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自 2019 年始，长江教育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制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并连续三年发布了研究报告——《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19 年版）》、《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报告（2020 年版）》和《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21 年版）》，为国内的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19 年版）》开始，便对 38 个国家开展了国际教育竞争力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竞争力持续增长，教育投入指数国际竞争力较强，但教育资源、教育公平与教育规模指数缺乏国际竞争力。该报告采取五个主成分对教育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包括教育效率与产出因子、教育资源因子、教育投入因子、教育规模因子、教育公平因子。研究显示，中国教育竞争力指数在这 38 个国家中位于第 20 位。中国教育竞争力与世界教育强国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近三年表现出较好的持续增长性。在教育国际竞争力的 4 个发展维度上，教育投入指数国际竞争力表现出显著和持续的增长性，位居 38 个国家的第 12 位；教育规模与公平指数近年来发展趋势向好，竞争力明显增强；教育效率与产出指数近 3 年来增长速度显著，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教育资源竞争力指数相对偏低。中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进一步剖析具体指标：（1）在教育资源上，在生师比、教师入职率、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占比、中青年教师占比、基础

性学科学时数占比方面，中国的指数分别位于 22 名、21 名、22 名、24 名和 18 名；在校园网络建设、教育起点、过程、结果公平度和性别公平度方面，中国的指数排位均在 25 名之后。此外，公共教育班级规模作为逆向指标，中国的指数排在第 31 名。（2）在教育规模上，中国教育规模指数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位居 38 个国家中的第 28 位。如公共教育入学率指数中，中国与日本、新加坡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指数并列第 1 位，均达到 100%；但中国中等教育入学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指数排名分别位于第 32 位和 31 位，这成为显著拉低中国教育规模指数整体排位的主要原因。（3）在教育投入上，中国的教育投入指数国际竞争力较强，并且表现出显著和持续的增长性，排名位于 38 个国家中的第 13 位，也是在教育国际竞争力 5 项二级指标中表现最优的一项。其中，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教师与校长的法定工资水平等四项指标的指数排名均位列 15 名之后，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指数位列第 8，显著拉高中国教育投入指数的整体排位。（4）中国在教育效率与产出指数上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指数既缺乏竞争力又没有改善的趋势。

长江教育研究院研究员黄艳提出，“中国政府要高度关注教育国际竞争力最新的评价标准和中国教育竞争力的发展现状，针对例如：中等教育入学率、雇员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需求匹配度、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公共教育班级规模等显著拉低整体指数水平的指标呈现出来的问题，多措并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整体上缺乏竞争的格局。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申国昌则分析了基于 CIPP 模型的教育国际竞争力选取的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的指标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在背景评价与投入评价上可以结合人和物的资源的指标，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方面要考虑教育培养的人才成果、教育为科技社会的贡献率等具有显示度的指标。

教育是影响国际（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要提升国家竞争力，教育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作用。据此，本报告认为，教育国际竞争力，主要是聚焦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其以教育系统为对象，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纵向上覆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性质上包括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类型上包括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以人本性、公平性、发展性为三大价值原则，并且构建出具有世界范围内可测量、可操作、可回溯、可比较的指标体系用以反馈和呈现教育国际竞争力。教育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与产出，和别国比较起来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能力，它包括投入、规模、效益、产出等指标，也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发展模式、教育方法等指标，教育国际竞争力是否得到提高，根本在于其培养人才的能力、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1.1.2 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及维度

（一）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其根本宗旨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全体适龄儿童少年终

身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基础教育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多年来，国家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予以保障。

在我国，广义的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3-5岁）、义务教育（6-15岁）、高中教育（16-19岁），以及扫盲教育。其中涵盖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具有普及性、公共性和强迫性的特点，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8修订）》中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更明确地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认为“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部分。

基础教育具有独立的价值，指的是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

统内部，具有它自己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类型和层次教育的价值。确立关于基础教育的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促进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重要观念基础。由于基础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民、旨在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因而，我们可以在基础教育的实施上形成两个基本认识。第一，能够平等的接受基础教育，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权利；第二，这种权利不能是依靠个人的行为或其他资源，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它必须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是矛盾的。它们是一致的，并且不可分离。

因此，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在本报告中专指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竞争力，其以公平性、基础性、普惠性、发展性为基本价值取向。

（二）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维度

国际组织对于教育国际竞争力和教育质量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框架和成果，为研制和确定本报告的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维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开发的教育质量诊断框架包括发展目标、预期产出、核心过程、核心资源和支持机制5部分。

第一，发展目标包括：一是相关性和对需求的响应性。主要包括教育目标和内容是否顺应国际发展的趋势，是否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否适应

个体发展的需要，教育系统内部的目标和策略是否协调一致，等等。二是公平和全纳。主要包括教育系统如何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公平的、全纳的、有质量的教育并实现有效学习等内容。

第二，预期产出包括：一是能力维度，包括学习者通过教育系统需要获得哪些能力才能够为共同的发展目标做出有效的贡献，并在当今及未来的社会能够生存等内容。二是终身学习者维度，主要包括教育系统能否有效地培养学习者终身学习的能力，教育系统能否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机会以开展终身学习等。

第三，核心过程包括：一是学习过程，主要包括哪些因素使得学习无法成为教育系统的核心过程，如何排除这些障碍，等等。二是教学过程，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过程是否有助于开展针对所有学习者的有质量的教育，并使其实现有效学习等内容。三是评价过程，主要包括如何通过评价提高教育质量并促进有效学习等内容。

第四，核心资源包括：一是课程，主要包括现有课程能否确保学习者掌握当今以及未来社会所要求的各种能力（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并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可能的各种挑战等内容。二是学习者，主要包括哪些因素使得学习者（包括不同年龄段及不同背景的各种学习者）无法成为有效的终身学习者，如何消除这些障碍等。三是教师，主要包括教师及教育工作者是否是影响教育系统质量的主要因素，哪些因素影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质量提升等。四是学习环境，主要包括是否为每位学习者提供了适合其身心发展、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并促进有效学习的学习环境等内容。

第五，支持机制包括：一是治理，主要包括教育系统的治理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有质量教育的获得和持续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等。二是财政，主要包括教育财政体制的设计如何满足有质量的教育和有效学习的实现等内容。三是教育系统的效率，主要包括教育系统利用资源的效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育质量和公平等内容。

在《全民教育监测报告 2005》（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5——Education for all）中明确提出了教育质量的框架，这一框架被普遍认可或借鉴，并广泛引用至今。在定义教育质量时，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性特征是：第一个是学习者的认知发展，这是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明确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可以通过指标进行测量的。第二个就是强调教育在促进公民的社会责任、价值和观念以及培养具有创造力、社会情感发展中的作用。这部分是很难评价或进行国际比较的。教育是表示过程和结果的一个定性的定义，学生的数量被视为次要的因素，是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教育发生，而只是用学生去填补学校的空位，那么甚至连数量的目标也达不到。

鉴于在不同文化传统、文本情境中对质量的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图 1 为连接环境、学习者、投入和学习效果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提出了五个分析维度，也包含了各个维度、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五个维度分别是环境、学习者特征、可行的投入、教与学及学习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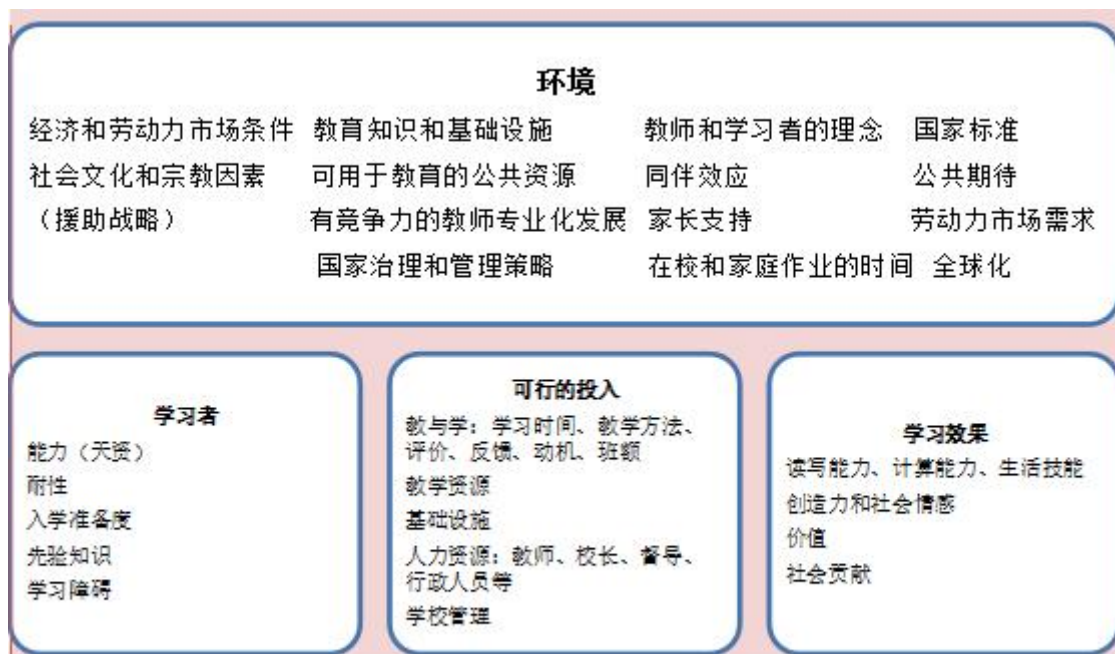


图1 UNESCO理解教育质量的结构框架图

《教育概览：OECD 指标》系列是获取世界教育现状精确信息的来源，该报告提供了 35 个 OECD 成员国和其他伙伴国家的教育结构、教育财政以及教育体系的绩效等方面的数据，提供了有关教育机构的产出，学习给各国带来的影响，教育中的财政与人力资源投入，教育机会、参与与过渡，以及学习环境与学校组织等方面的关键信息。OECD 教育指标体系采用 CIPP 模式作系统框架，将指标体系分成背景指标、输入指标、过程指标和成果指标，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与呈现教育系统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通过比较各国教育系统发展状况信息来评价各国教育成果的优劣。其指标体系结构如表 1。

表 1 OECD 教育概览的指标体系

维度一	教育机构的产出与学习的影响
指标 A1	成人学历水平如何？
指标 A2	预计有多少学生完成高中教育？
指标 A3	预计有多少青年人完成高等教育？他们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指标 A4	父母的背景对子女的学历影响有多大？
指标 A5	学历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指标 A6	何为教育的收入优势？
指标 A7	投资教育的经济动因是什么？
指标 A8	教育的社会效益如何？
指标 A9	多少学生完成高等教育？
维度二	教育中的财政与人力资源投入
指标 B1	生均支出是多少？
指标 B2	国民财富用于教育的比例是多少？
指标 B3	教育的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是多少？
指标 B4	公共教育经费总支出是多少？
指标 B5	高等教育学生交多少费？得到多少公共补贴？
指标 B6	教育经费用于哪些资源和服务？
指标 B7	哪些因素影响教育经费支出水平？
维度三	教育机会、参与与过渡
指标 C1	哪些人接受教育？
指标 C2	世界范围内的早期儿童教育体系有何差别？
指标 C3	预期多少学生升入大学？
指标 C4	谁在国外学习，在哪些国家学习？
指标 C5	从学校向工作过渡：15-29 岁的青年人何去何从？
指标 C6	多少成人参与教育和学习？
维度四	学习环境与学校的组织
指标 D1	学生有多少时间用于课堂学习？
指标 D2	生师比是多少？班额有多大？
指标 D3	教师工资是多少？
指标 D4	教师有多少时间用于教学？
指标 D5	哪些人从事教师职业？
指标 D6	学校领导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

国内相关大学和学者也进行了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并将教育发展指标按照两个水平：普通教育水平、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水平及教育发展规模、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结果三个类别进行划分，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以此来描述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及其成效。普通教育的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一国国民的基本素质状况，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水平反映的是一国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状况。教育发展规模体现了一国在人力资本存量上的总体水平，教育经费投入是保证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它与教育发展规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教育结果是教育发展的最终目的指向，它体现教育发展的成效，也是一国实际人力资本的反映。

表2 教育发展指标基本参数^②

类别	教育层次	教育发展规模	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结果
普通教育水平	初等 基础 中等（完全）	教育机构数、学生数、教师数、生师比、入学率	①教育事业费：校舍、设备、图书 ②公共教育经费：总经费、占GDP比、占国家预算比、生均经费	升学率、毕业率、成人识字率、国际测验水平
		教育机构数、学生数、教师数、生师比、入学率、留学生数	①公共教育经费：总经费、占GDP比、占国家预算比、生均经费 ②其他经费来源：预算外、企业、个人、留学生	升学率、毕业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就业率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水平	科学研究	机构数、总人数、招生数、研发总人数、人均研发总人数、企业研发人数、人均企业研发人数、合格工程师	科研总支出、人均研发支出、研发支出占GDP比、企业研发支出、企业人均研发支出	诺贝尔奖人数、专利数

结合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本研究报告基于 CIPP 的模式，尝试构建出具有基础教育性、本土发展性和国际比较

性的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维度体系。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我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同时又可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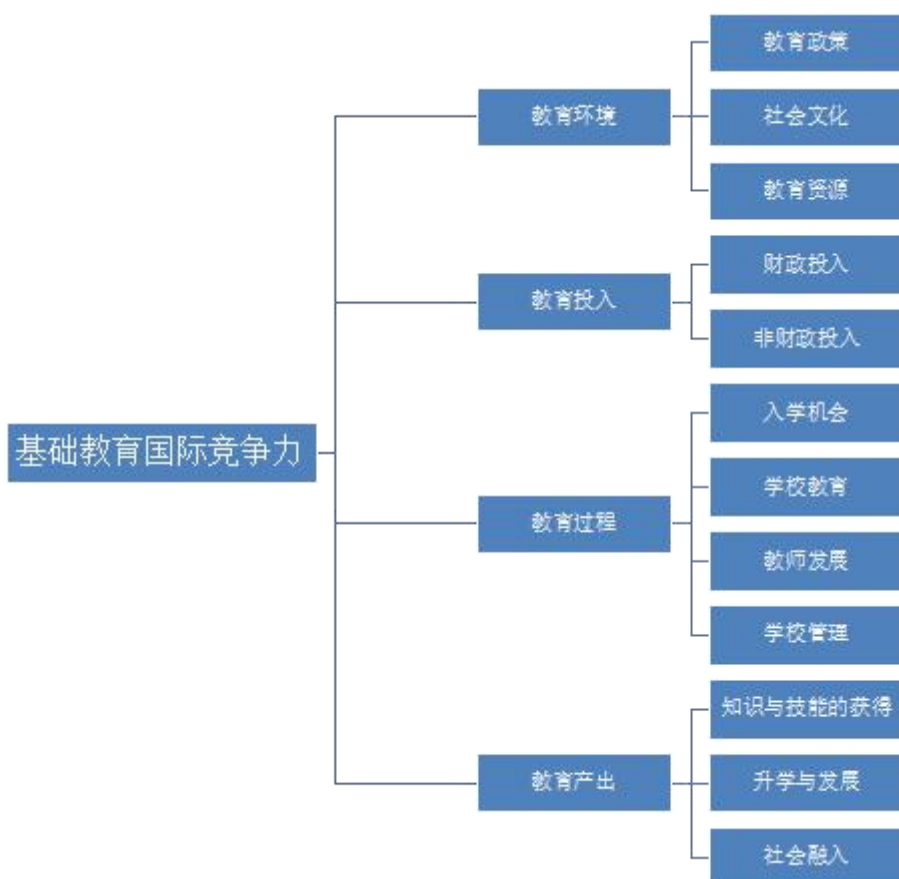


图2 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维度体系

1.2 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作用

1.2.1 提升教育系统的内涵质量

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提质增效上，即基础教育自身的改革发展具有提升教育系统质量和效益的作用。

（一）以均衡发展促进教育优质公平

在考量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时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关注其

是否优质均衡。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种合理既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又要符合社会成员个体的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统一配置教育资源。

从社会成员个体发展和需要出发，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助于推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一个有竞争力的基础教育系统，不仅可使教育资源不因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而显现出差异，且可根据受教育者个人的禀赋、兴趣和能力差异，差异性配置教育资源，以满足其个性发展需要。

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出发，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实现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有分类、有特色的均衡发展。这种均衡发展并非仅限制或削弱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和强势群体的发展，而是在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有差异、有特色的共同发展。主要发展路径有：1) 以更有力的措施扶持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弱势群体和农村学校，尽可能地缩小区域、城乡、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让优质教育资源得到迅速的发展与普及，从而实现教育的高层次均衡；2) 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教育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出特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优势互补、特色发展与整体提升。从教育系统整体而言，有分类、有特色的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个性化的重要途径。均衡教育的个性化、特色化不仅是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实现更高层次均衡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这样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为更高质量的经济提供

人力资本，同时反哺和促进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以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创新发展

教育创新是指为实现某种特定教育目标而在教育领域内进行的创新活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灵魂是教育创新，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促进教育创新。

一方面，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带动教育系统自身的革新。这种教育系统自身的革新包括但不限于以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为引导，创新教育体制、组织、教师、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教育技术等革新。当下，以技术变革为主导的教育创新逐步在各国展开，教与学的现实发展正在发生改变。技术为教师“促学”和学生“自学”之间达成平衡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对教学、学习和学习成果的不断重新界定，学校学校也需及时更新教学方法与管理模式，从而逐渐引发其系统内部革新。技术的发展、工作和社会未来的变化，催生人们对教育创新的理解。在线教育改变了教育的时空结构，随着大数据、学习分析、智能测评等技术的应用，学习支持服务会逐渐从“人工”“标准”走向“智能”“多样”。同时，这种革新也能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品质，改善教育治理。

另一方面，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可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打下基础。教育创新能够更好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平衡学习目标、可用技术、既有知识和新的学习需求，以及教学和学习发展的背景。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曾把创新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认为“教育的任务是毫不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

的果实，……这一目标比其它所有的目标都重要。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并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为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三）以核心素养为基础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这部分可增加一些最新的政策文件作为。如教育“十四五”规划中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教育现代化 2035》中的远期目标，也能体现出报告是面向未来 5 到 15 年的研判，具有一定的展望性。目前教育部的一些报告，都要求兼顾这两个政策的目标进行分析。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并全方位、多维度的提出了八个主要发展目标。2021 年，《“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提升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再次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文明素养。可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重视，且已成为我国的阶段性目标，而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益于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辛涛等研究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涉及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是个体能够适应未来社

会、促进终身学习、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素养不仅能够促进个体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运作良好的社会。斯宾塞提出的“完满生活教育论”认为，基础教育涵盖的九大学科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保全和间接保全自己的技能，履行自己对于父母、社会的责任，发展探索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成就丰富的人生。

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有益于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优质的基础教育能够既给个体的发展，尤其是创造性潜能的发挥提供无限广阔的天地。同时，在培养中要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要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尤其要发展学生的独创性和超前性的应变能力。只有这样才可使其适应知识经济主导的时代发展需要，同时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正式提出“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其实质就是以学生的个性为本，给学生提供最大的选择机会，包括学习时间、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等等。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需要课内课外并举，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组织形式，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让学生各展所长，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当前，从个性出发，因材施教，促进学生身心的充分和全面发展，造就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人才，已成为世界性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潮流。

（四）以“学校-家庭-社会”为体系促进三位一体教育格局发展

可以提一下《家庭教育法》的颁布，对于家长“依法治教”的要求。

林崇德先生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范围内，一些关键性素养（如行为规范、态度、价值观等）的养成也离不开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因此，增强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可以助力“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格局的构建，通过整合全部社会力量来共同提升，大力推动学生的核心素养落实能力。

2021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府、学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家庭教育法》的出台明确了家庭教育的义务与职责。另外，家庭教育作为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阵地，加之其可与社会学习、终生学习等理念融合，共同配合学校教育。此外，还有通过对核心素养进行宣传更新普通大众人才培养观，为学校教育落实和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如美国高校于上世纪流行的“第二课堂”，其与第一课堂相配合，以育人为宗旨，以培训学生的基本技能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重点，以丰富的资源和空间为载体展开的系列开放性活动，共同构成完整的教育整体，是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延续。同时，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升华，即学生在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能从中发现问题，找到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的方向，对原本属于第一课堂的知识进行升华。这样，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结合，就会

因碰撞而产生智慧的火花，达到理论的创新，实现对第一课堂延伸和补充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主编：关成华、陈超凡

编辑：张熠

内容整理及撰写：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扫描二维码关注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 1728A

邮政编码：100875

电子邮箱：bnu_wljyyjzx@163.com

网址：<https://chinaiid.bnu.edu.cn/yjpt/wljyyjzx/zxjj8/index.html>